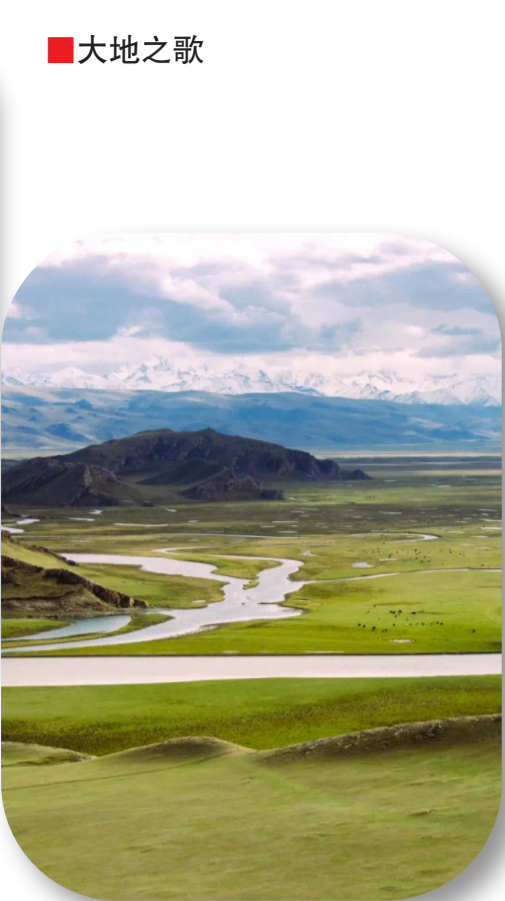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巴音布鲁克冬季日落时分



巴音布鲁克的春天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,我想让形体消失,化为大地的一部分。

比如一丛茂密的酥油草,将自己柔软的草茎,献给羊羔温热的唇舌。比如一朵隐匿在蒿草中的蘑菇,与蝴蝶嬉戏整个夏天,便将短暂的一生度过。或者做一只优雅的天鹅,栖息在水草丰

茂的沼泽地里,与伴侣深情相守。做一只神秘的棕熊也好,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,驻守着独属于自己的王国。

就在这片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高山草原上,生命吸纳着热烈的阳光与丰沛的雪水,自由地生长。人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,会忘记旅途中的疲

啊!巴音布鲁克

□安 宁

意,身体以最轻盈的形态,在大地上缓缓打开。

人们还会陷入爱情,初恋般热烈又羞涩的爱情。爱情在有着一千多道褶皱的开都河上,借助一千多个太阳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爱不需要言说,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。只是雪山下的惊鸿一瞥,爱情的种子便怦然打开,你遇到他或她,爱上他或她,此生再也不会忘记。你确信彼此相遇之前的岁月,仿佛从未存在。生命是一粒沉寂的陨石,许多人从你身边经过,却并不知道你也曾是漆黑宇宙中一颗独一无二

的星星,是爱情将跌落尘埃的你无意中发现,生命于是被瞬间唤醒,发出轰然声响。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,当你爱上一个人时,心中便会弥漫起哀愁。这哀愁是清晨或者黄昏的雾霭,将银色的天山温柔地包裹。你试图拨开缥缈的迷雾,看清爱情前进的方向。你知道他或她就坐在你的身边。你们依偎在一起,聊起相遇之前的时光和即将共同度过的未来。爱让生命化作新生的草叶,每一个细胞都闪闪发光。就在这样明亮的旅行中,你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珍贵。比起天山脚下永恒的大地,此刻将你甜蜜包裹的爱情,不过是电光火石,转瞬即逝。而与你牵手的那个人,也必将像草原上无数怒放又凋零的花朵,只需一场风雪,便消失不见。生命不能永存于世间,爱情也不会天长地久,这苍凉大地给予的启示,怎不让人心生哀愁?

就在我站立的地方,一群牦牛闲卧在花草丛中,一边啃食着鲜嫩的苜蓿,一边享受着午后明净的阳光。放牧的蒙古族男人,骑马从遥远的地

平线上飞奔而来,黝黑的肌肤上闪烁着动人的光泽。我不知他来自哪里,也不知他将去往何处,作为过客,我们必将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。但来自蒙古高原的我,却因背后流淌的共同的河流,隔着起伏的花草,向他挥手致意。他也向我绽开微笑,露出一排灿烂

的牙齿。一头牛犊跟在母亲身后,哞哞叫着,经过放牧的男人。它一路小跑时俏皮的身姿,吸引了我。于是我跟随它,向对面的山坡走去。那里盛开着无数漂亮的蘑菇,以及我无法叫出名字的花朵。也许,它们叫高山紫菀、鸢尾、独活;也许,它们叫珠芽蓼、甘草、卷耳、风铃草……我贫乏的草木知识,无法将灿若群星般点亮整个大地的花草,一一辨识。

一只拱起前爪向我问好的可爱的土拨鼠,它所拥有的关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知识,远远超过了人类。它知道雨后哪里会有丰盛的燕麦草,它知道在哪里建造洞穴更安全牢固;它能听到几公里外人类的脚步声,或者天空中鹰隼的鸣叫,并迅速地逃离;它能清晰地记得一个月前骑马经过的牧人;它还能从漫长的冬眠中准时苏醒,向人类汇报春天的到来。一只天山下的土拨鼠,和一只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土拨鼠,所拥有的迥异的方言,也只有它们自己能够准确地翻译。

这辽阔大地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,世世代代居于此处的人类,花费千百年也不能完全地把握。人类只会震惊于神奇草原所给予的生命的启示。当翻过起伏的山坡时,我看到一头高大威

放寒假了,小米打算赚点零花钱存着买书用,思来想去却没有好主意。妈妈对小米说:“要不你去曹姨那里看看?说不定有什么好办法呢。”

曹姨是小米家的邻居,整天拿着一把剪刀在纸上剪花。她的素材均与河洛地区的风土人情有关,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,可以说是河洛文化的活化石。她剪纸的主要技法是阴剪、阳剪,阴阳结合,以阳为主,造型蕴含着当地的历史文化。如“常香玉系列”,她就分别创作出了常香玉的少女时期、中年时期、晚年时期和《花木兰》中经典角色的剪纸肖像作品,反映了常香玉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。最绝的是,每幅作品除了人物之外,曹姨还会在人物服饰和周边融入河洛地区的一些传统文化元素,像河阴石榴、莲花、黄河鲤鱼、洛阳牡丹等,用以表达家乡人对大师的热爱和怀念。再如“留余图”,作品本身是康百万庄园“留余匾”的形状,右侧两个“留余”大字,整幅作品上方是“留余匾”文字内容,下边是数条姿态各异、活灵活现的黄河鲤鱼,两边用花卉点缀,养眼又有寓意。曹姨是河洛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,她的作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,价格也不菲。

听了妈妈的话,小米一开始是打算去曹姨那里讨一幅剪纸作品。众所周知,曹姨这人一向向善,逢年过节都会给小米家一幅剪纸作品,大都是“福”字,贴在门窗上,平添了喜庆吉祥。小米心里打着小算盘,想着要是把曹姨送的这幅作品出售了,买书的零花钱不就有着落了?

凝视一只乌鸮

□刘亚荣

在灵寿锦绣大明川,我邂逅了一只鸟。它浑身黑黝黝,黄眼圈、黄色的喙,踩着黑色的爪子,歪着头站在碧绿如毯的草地上——是乌鸮。

此时的乌鸮,亮起了歌喉,声音清脆,犹如击石。也许是我进入了它的领地,它停下来,盯着我。一人一鸟,在大明川完成了一次深情凝视。旋即,它展翅飞离草地,飞入林间。优美的身姿,犹如翩跹在明丽的山水画中。

山峦腾起白雾般的云,太行山绿得更为浓烈。太阳照在锦绣大明川,把白色建筑的倒影刻在草地上。草地西侧高大的杨树林郁郁葱葱,树与树之间架着桥,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晃晃悠悠的树桥上,体验着特殊行旅。我也拾步而上,在树林间“穿越”。这树棵棵高大粗壮,伸展开枝叶,为树桥上的游人遮挡着八月炽烈的阳光。

一只乌鸮在水畔优雅地踱着步子,叫了几声,与林间的鸟呼应着。另一只乌鸮从树屋前的鸟窝飞出来,不断在树枝上跳跃,说不清它跟着我,还是我的目光追随着它。忽然,它们又飞入树屋檐下的窝里。那个窝像硕大蜂巢,泥黄色,带有泥土状的凸起,显然是由人工制作,吊在檐下,与拙朴的木屋浑然一体。木屋依树而建,悬在半空,木门、木窗、木顶,粗细差不多的树杈成木墙。站在摇晃的树桥,我生生按下了住树屋的冲

河洛剪纸(小说)

□侯发山



可让小米没想到的是,这次曹姨很温柔地拒绝了。不过,曹姨和颜悦色地补充说:“小米,我可以教你剪纸。”小米瞅着曹姨,眼里充满了不解。她知道,曹姨带了不少徒弟,上有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,下有五六岁的小朋友。小米心想,可就怕自己出不起学费啊。

曹姨像是知道小米的心思,说:“我免费教你。我先教你简单的,只要认真学,一天就可以剪两幅……咱河洛剪纸是非遗产品,有客户上门收购,销路你不用担心。”

就这样,小米拜曹姨为师。开始学的是折叠剪纸,简称“折剪”,就是将色

纸折叠起来,剪出均齐式花纹的剪纸。这种剪纸看似简单,其实并不好剪。曹姨教她花卉折剪,以折叠两至三次为宜,只要对折的次序不乱,折叠好后,用铅笔勾勒出刀法的路径,就能剪出想要的图案。

小米用心,脑子灵活,依照曹姨的指点,一个“双喜”字一刀剪成,虽然不是很完美,但已经像模像样了。小米信心大增,学会剪“双喜”字后,又开始剪“春”字……半天时间下来,小米已经交了几篇自己满意、曹姨也满意的作业。

第二天早上,小米正在看书,曹姨送过来200元,说小米昨天剪的作品有人拿走了。小米捧着自己赚来的零花钱,到书店一口气买了三部一直想读的长篇

小说。从此,小米爱上了河洛剪纸。她陆续学会了多种剪纸技法,折叠剪纸中的对折、二方连续、四方连续和团花剪纸等,也都得心应手。后来,她又学会了点色剪纸、拼色剪纸等更为复杂的剪纸技法。

一个假期下来,小米赚了2600元,除了买了不少心仪的书籍外,还有剩余。待到暑假的时候,小米继续跟着曹姨学剪纸——她尝到了收获的喜悦,欲罢不能。多年后,小米也成了河洛剪纸的非遗传承人。小米是个懂得感恩的人,决定给曹姨办一个河洛剪纸作品展。在曹姨的工作室,帮助曹姨挑选作品时,从一个隐蔽的角落里,小米发现了一批作品。不是曹姨的作品,而是那个寒假还有接下来的暑假里,小米自己剪的。

小米用心,脑子灵活,依照曹姨的指点,一个“双喜”字一刀剪成,虽然不是很完美,但已经像模像样了。小米信心大增,学会剪“双喜”字后,又开始剪“春”字……半天时间下来,小米已经交了几篇自己满意、曹姨也满意的作业。

第二天早上,小米正在看书,曹姨送过来200元,说小米昨天剪的作品有人拿走了。小米捧着自己赚来的零花钱,到书店一口气买了三部一直想读的长篇

小说。从此,小米爱上了河洛剪纸。她陆续学会了多种剪纸技法,折叠剪纸中的对折、二方连续、四方连续和团花剪纸等,也都得心应手。后来,她又学会了点色剪纸、拼色剪纸等更为复杂的剪纸技法。

一个假期下来,小米赚了2600元,除了买了不少心仪的书籍外,还有剩余。待到暑假的时候,小米继续跟着曹姨学剪纸——她尝到了收获的喜悦,欲罢不能。

多年后,小米也成了河洛剪纸的非遗传承人。小米是个懂得感恩的人,决定给曹姨办一个河洛剪纸作品展。在曹姨的工作室,帮助曹姨挑选作品时,从一个隐蔽的角落里,小米发现了一批作品。

不是曹姨的作品,而是那个寒假还有接下来的暑假里,小米自己剪的。

炕、土灶,这些元素一下子把人拉到传统的农耕文明中,又让人不禁感慨时代进步之快。我和朋友沿着木梯爬上屋顶,隔壁的院子爬满了南瓜的黄花、丝瓜的白花。

大明川西、东皆为茫茫太行山,西邻灵寿的母亲河慈河。太阳隐入太行山,大明川依然亮如白昼。远山黑黝黝的,慈河的清声沉寂下去。

在大明川一隅,灯光暗下来时,萨克斯特有的音质传了过来,《若是月亮还没来》流溢在湿漉漉的气息里。循声终于在一个角落发现一枚圆月,这枚圆月暗红色,映着桂花树的影子,矗立在一座小房子旁。吹奏萨克斯的男孩坐在夜色里,忘情地吹奏着,左脚跟着地,像在弹奏琴键。天大地大,只有他一个人对着天地演奏。宁静、安逸的况味,让我突然有了归属感。

月亮慢慢升上来,《若是月亮还没来》变成了《回家》,曲调悠扬清丽。柔和的月光与园区的灯光让大明川流光溢彩。周围的景物从夜海中浮出来,美轮美奂,亦真亦幻。演奏萨克斯的男孩在月光下有了双重影像,他的左边是一只大鸟,右边也是一只大鸟。月光中的鸟,披着圣洁的光。它们的原型,也许就是我看到

的乌鸮。至此,我心中的鸟与大明川的鸟,完美重合。

■作家故事

青春岁月漫过的路

□晓 荔



仲冬时节

的春城,天依旧蓝得透亮,偶尔乌云舒卷,带来几许微凉、几许诗意,以及几许春的消息。在环城西路和西昌路之间,有一条双向两车道的路,那是曾被《春城晚报》的一篇文章誉为“有着浓郁的烟火气息,却也

比较文艺的路”——安康路。理由是,这里驻扎着云南政协报社。是的,从来没有一条路,让我这样刻骨铭心地走了十八年。在办公室里,窗下街道上汽车的往来声、小贩们的吆喝声,我早已习以为常。一幢20世纪80年代就建成的省政协老旧宿舍楼,经过装修之后,成为我们的办公室。来访者常常会惊讶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,居然能生产出光鲜亮丽的云南第二大报。

我是这里记者编辑队伍中的一员。2005年,我刚从安顺市委宣传

部宣传科长任上调到云南政协报社,从安静的、被满园绿荫簇拥的市委大楼来到这里,街道两旁浓密高大的银槐树首先吸引了我的视线。那是初春时节,当料峭的风吹过街道时,两旁的银槐树摇曳生姿,在高大的身躯伸展的茂密枝叶掩映下的旧楼若隐若现。平视街道两旁,各种店铺丛生,满是市井气息。

寒风中伫立。

最难忘的莫过于十八年前,我刚到报社正式开启记者生涯时。200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,而今翻开当年采写的文稿,依旧感慨万千。是年7月,云南省政协组织了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,迎来了六十年前鏖战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虎队员,我有幸被安排前往采访。

这次到来的飞虎队员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,但他们大多看起来依然身体强壮、精神矍铄。在昆明玉案山郊野公园半山坡平台上的“驼峰飞行纪念碑”前,许多老飞虎队员含着泪,颤巍巍地弓着身子,给他们的战友敬献鲜花,我们用镜头拍下了一个个难忘的瞬间。一位老飞虎队员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拥抱着大家,激动地说:“六十年,昆明变了!变得如此漂亮,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!无论如何,我们胜利了!”说着就流下了热泪。我们同去的各媒体记者,此刻都没法采访下去,大家都激动得流泪。的确,今天的和平得来不易,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。

也是在这次活动中,我有幸采访到了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。她不远万里,从美国来到中国昆明参加这次纪念活动。我几乎每天都跟着她的行程,直到第四天,陈女士身体不适没有参加活动,我才回到报社。回来之后,我以报告文学体裁完成了题为《香梅:浓情深植中华大地》的深度报道。这篇文章很受读者欢迎,更被陈香梅喜爱,她把刊载着这篇文稿的《云南政协报》带回了美国。

我还撰写了报告文学《驰骋在驼峰航线上的中国飞虎员》,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对传奇兄弟——曹崇勤和曹崇俭的故事。当时找了很多线索,才联系上了曹崇勤之子、在美国旧金山的曹佳之先生。在一个宁静的初秋之夜,子夜时分,我的手机突然响起,这是曹佳之先生从旧金山给我打来的电话,此刻正是当地时间早晨八九点钟。他问我是否介意接他的电话,为了采访,我当然不介

意。曹先生于是给我讲起了他的父辈在抗战期间英勇善战的往事,以及他的父亲对昆明的眷恋。我后来在文中写有这么一段文字——

1990年初,曹崇俭从台湾回到昆明,年事已高的老人怀着激动的心情,走巫家坝机场,看驼峰航线旧址,穿过昆明大街小巷,暗暗垂泪。曹先生最后在大观街口一个叫“兴和园”的清真饭店门前驻足。这是一个不十分起眼的小店,曹先生却一定要在这个小店就餐。他当时说:“真想不到,这小店还在。”

这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驼峰航线上的中美飞行员们最后聚餐的地方。想当年,雄姿英发,壮志凌云,为抗日飞越驼峰,功播三迤。如今,老人静静地伫立在这里,仿佛多少战友还在身边……

那一年,我采访了南侨机工战士和他们的后人,还有抗战英雄周保中的女儿……我撰写了一系列报道,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十八年间,我也创作了不少小说。2009年,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这座城市没有冬天》出版;2014年,第二部长篇小说《遥远的渭公河》出版。

在这十八年的光阴中,最重要的还有我的编辑生涯。2016年,我担任文学杂志《热土》副主编之后,由于编务工作十分繁忙,长篇小说的创作被搁浅了。但就是在这几年珍贵的时光中,我和广大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打造了“文苑热土”品牌栏目,几年来,栏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每天均可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百余件。

春华秋实,往事如烟。回忆,是对过去最好的致敬方式,也是内心最丰满的时刻。窗外,是仲冬的雨声沙沙。昆明的仲冬,更像早春,一场雨过后,又是一阵风、一片蓝天,阳光贴在面庞上,身上,暖意融融。

很多低矮的房屋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,是鳞次栉比的高楼。街道两旁的银槐树在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中,全都死掉了,取而代之的,是生机蓬勃的行道树,约有二层楼这么高,充满活力,就像报社一茬茬的年轻人,阳光下十分耀眼。许多服装店铺不见了,记得那些年,我和鲁子张、张艺馨等一群人,每到周末就挨家“轰炸”服装店,满意而归,穿上新买的裙子,美滋滋一番。

当年啊当年,有多少讲不完的青春往事。在安康路上,我走过布满褶皱的岁月时光,迎来旭日,送走晚霞。时间在静默中悄悄溜走了,留下我,独依黄昏,想起辛弃疾笔下的文字:“还经得起,几番风雨?匆匆春又归去……”

迎着天际火红的晚霞,车来车往的安康路娇俏饱满、金光闪闪。而我们的报社里,一群虎虎生威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谈笑风生奔跑着,展望

着美好的未来。仰首之间,两行热泪从我眼里不争气地滑下,霞光中晶莹透亮。行道树上,那些青青树叶正闪烁着迷人的光华,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……

星河